

全勇先 / 著

• 人间四月文丛 •

独身者

全勇先



昆仑出版社

独身者

全勇先 著



昆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独身者 / 全勇先著. —北京: 昆仑出版社, 2002.9

ISBN 7-80040-641-5

I. 独...

II. 全...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48740 号

书 名: 独身者 (人间四月文丛)

作 者: 全勇先

责任编辑: 侯健飞

装帧设计: 曾 腾

责任校对: 刘晓京

出版发行: 昆仑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: 100081

电 话: 62183683

E - mail: jfj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

开 本: A5

字 数: 221 千字

印 张: 9

插 页: 1

印 数: 101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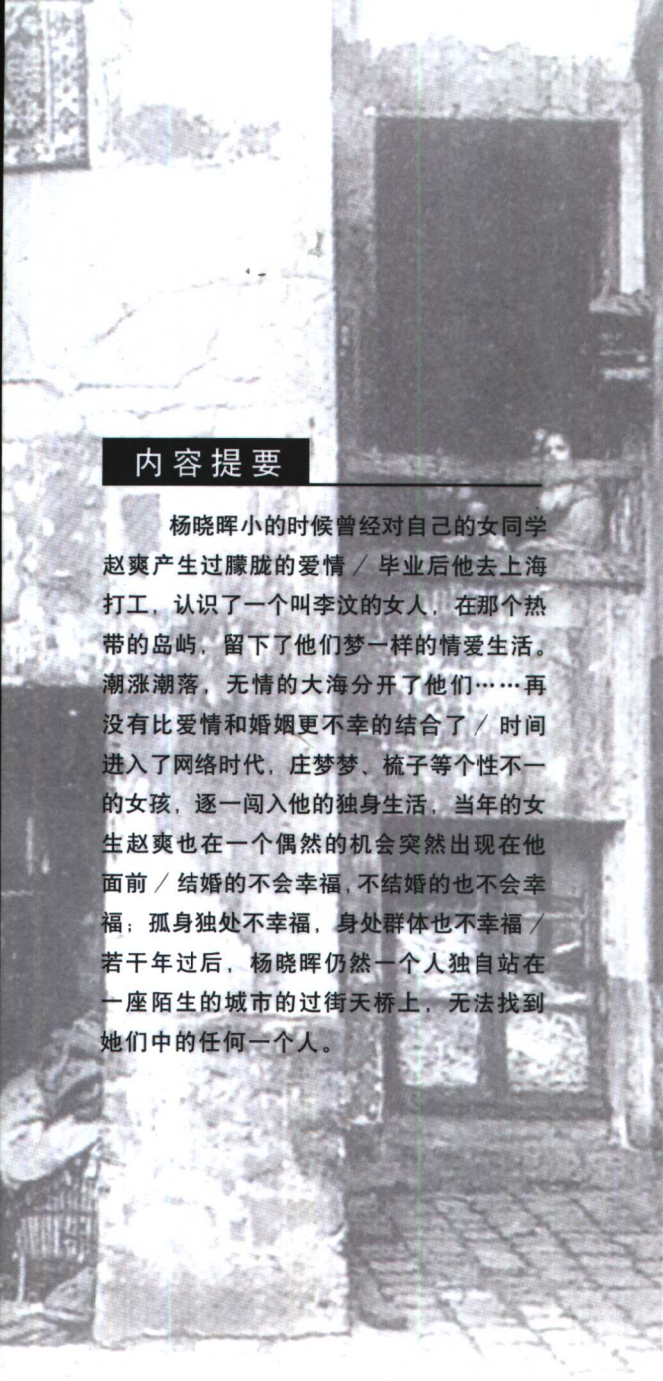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02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2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040-641-5/I·471

定 价: 16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

内 容 提 要

杨晓晖小的时候曾经对自己的女同学赵爽产生过朦胧的爱情 / 毕业后他去上海打工，认识了一个叫李汶的女人，在那个热带的岛屿，留下了他们梦一样的情爱生活。潮涨潮落，无情的大海分开了他们……再没有比爱情和婚姻更不幸的结合了 / 时间进入了网络时代，庄梦梦、梳子等个性不一的女孩，逐一闯入他的独身生活，当年的女生赵爽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有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/ 结婚的不会幸福，不结婚的也不会幸福；孤身独处不幸福，身处群体也不幸福 / 若干年后，杨晓晖仍然一个人独自站在一座陌生的城市的过街天桥上，无法找到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人。

• 人间四月文丛 •

《别这样》

宋毓建 / 著



《斑马线》

陈可非 /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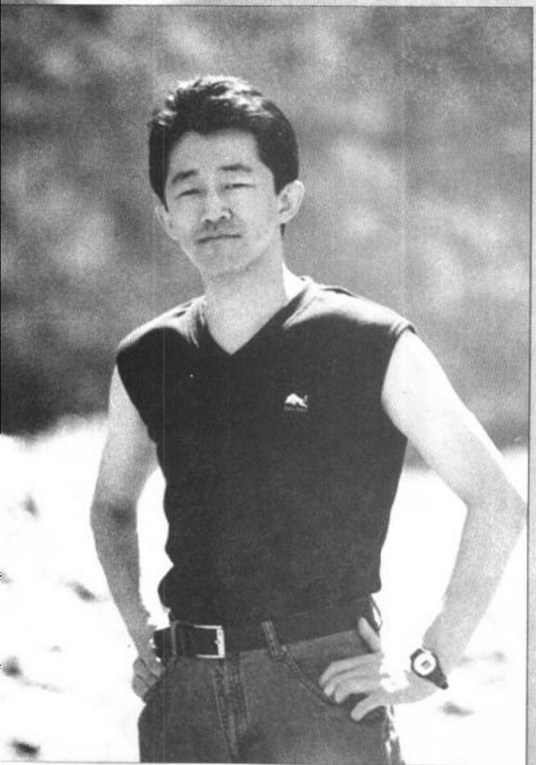


我
我
我知
的成
我
我
我知

全勇先

作者简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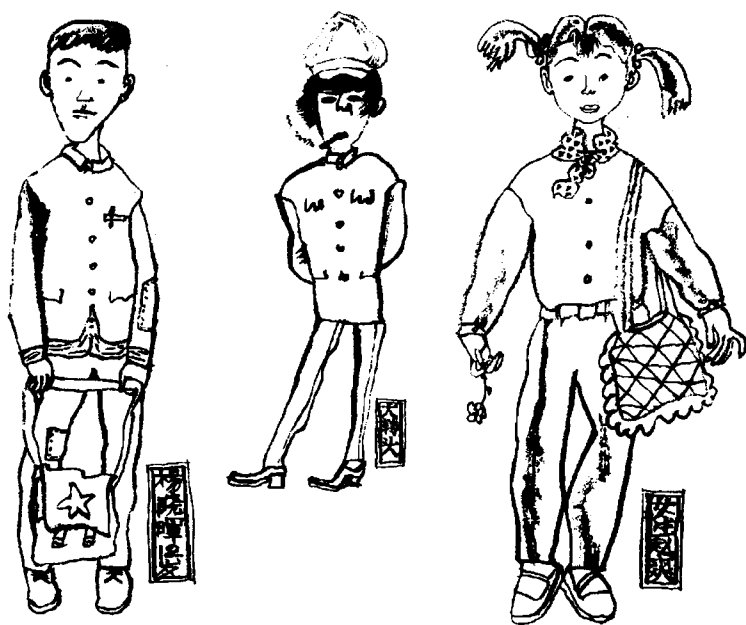
全勇先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
1966年生于黑龙江省，
祖籍韩国京几道长湍郡。1984年
开始文学创作，
现为黑龙江省合同制作家。著有
中短篇小说集《恨事》。本书是
作者的首部长篇。



据说,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座大教堂上写着这样一句话:事情已经这样了,就不能再那样了。

第一部

豁裤子的年代



(本书插图均由广东美术馆蒋悦先生所绘)

真没想到,我已经单身这么多年了。

我不想单身,可是我没有办法。生活中,一个个女人离开了我,没有留下任何痕迹,只在我的脸上留下了淡淡的忧郁和岁月的波纹。

我感到自己已经有些老了。尽管我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小一些,脸上还看不到皱纹的影子,可是再年轻的面孔也遮不住岁月的辙痕。我知道我的脸没老,可是我的眼睛老了。我看人的时候,眼里那种年轻小伙子的激情没有了。只有那种欲望泛滥后的疲惫、麻木和冰冷。青春不在,年华虚度。我的日子年复一年,没有起色。我一直过着单身生活:没有欢乐,盲无目的,没有希望,没有钱,像个行将就木的老人。

我左脸上的那个刀疤,那个当年耻辱的象征,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黯淡了。它曾使我的脸变得牛虻一样冷酷。那些年,我的脸上曾经显现过一种殉道者庄严的表情,那是诗人、异乡客、流浪汉和孤独者的表情。这伤疤是我人生惨痛经历的一个烙印。我知道它将一直在我的记忆中幽灵一样徘徊,直到我的肉体消失之后一万年,还会留在我的灵魂中。

岁月的流逝真是太可怕了:昨天我还是风华正茂,今天却变成了一个在镜子中自己看起来都有些陌生的男人。

失眠的时候,我经常考虑那个古老而又朴素的问题,就是人为什么活着。

这么说也许还有些不准确。我更想知道的是:我为什么活着?

.....

有些花是为了盛开,有些花是为了凋谢,这个世界就是这样。

二

这几年,我经常往返于市郊和我家之间的那条柏油大道,晚出早归。没有人知道为什么,包括我的父母和亲人。我这样一个大龄单身汉,一周一两次的夜不归宿,在如今这个空前开放的年代里是很容易被人忽略的。我可以说我是出去打牌,或是值班,或是干脆和朋友们玩通宵。没有人会怀疑一个大龄青年,没有人去关注我的生活。谁也不会知道,包括我最好的朋友。他们都认为我是个光说不练的傻青年。还有朋友甚至问过我是不是生理上有什么问题。总之,在我的亲人和同事中,对我评价基本是很传统,很古板,很保守的那种类型。没有人想到我也会去幽会女人。

在那些潮湿的春夜,或是冰雪的寒冬,我奔走在北方一个城市的边缘地带,为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女人。在一周里的那么一天:或是夕阳西下,或是细雨蒙蒙,或是雪花纷飞,或是阴云压抑,我一个人悄悄地搭上开往郊区的小中巴,坐在最后一排靠近车窗的位置上,眼望着远方的大地,有一种轻微的紧张和快感。我清楚地知道在一个小时后,我就会在那个熟悉的二楼,朝江水的房间的那个结实的双人橡木床上,幽会那个身材高大的年轻女人,把我年轻的激情在她丰腴的身体上完全消耗掉。最后只剩下沉重的、类似死亡的叹息和那种深深的懊悔和绝望。

因为我不爱这个女人,我在她身上寻找的也不是爱情。

早上的时候,我离开那个临江的小楼。江风吹来的时候,我脸上的表情愁苦得像要哭出来一样。我总是想我不会再来这个地方了;这是我一生中的最后一次。我要逐渐地疏远她,最后离开她,可是几天后,我又乘同一路公交车从那个喧哗的城市中走了出来,再一次回到那个弥漫着淫荡和野兽般气息的橡木床上,重复我所

有的感受……

这个事件本身就具有一种悲哀、颓废的浪漫主义的情调。

现在这个城市里已经没有什么品位和格调可言,包括我认识的一些人都是越来越轻浮,越来越乏味,越来越让人不可亲近。我知道我变得越来越孤独了,越来越与这个社会形同异类。在感情上我不再爱什么人,同样什么人也不怎么爱我。

有时候我想,从生下来到现在,我也不过是仅仅活着而已……

三

现在想起来,我第一次爱上一个姑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,我当时大约只有十多岁。那个女孩子叫赵爽,外号叫“中华铅”。那时候还是七十年代初期,我们统统是毛主席的好孩子。

小时候我们最常用的是两分钱一根的麻秆铅笔;再高级一些的是五分钱一根——光滑的木杆上有一层花花绿绿的图案,顶端带有一截橡皮;最高档的即是一毛钱一根的中华牌铅笔。

女生赵爽,长得很高很漂亮,说起话来眼睛先笑,用的文具比我们高档。她那带吸铁石的泡沫文具盒里,总是放着一垛整整齐齐的中华铅笔。高年级的男孩子有时候放学堵她,当面管她叫“中华铅”。要知道这在当时是个十分迷人的外号。大家能想像得出享有这种高档外号的人一定长得笔挺、端庄,像是个名正言顺的品牌货。至于像我们这样的瘦小枯干的孩子,只配叫做“麻秆儿”、“小铅笔头儿”或是“小铅笔拧子”什么的,什么模样就都可想而知了。

我在当时就叫“小铅笔头儿”。那是因为我个子小,身体瘦弱的缘故。要是看我现在一米八一的身材,跟当时是绝对对不上账的。



女娃圖

赵爽的父母是军分区的军官。她是个大个子，长得要比我们同龄人大一些，常穿一双高靱儿的白色回力鞋，蓝布裤子，白色的确良衬衫。胸部已经像少女样儿微微隆起，让我头一次产生过想要抚摸一下的感觉。我那时候对性还处在一种非常朦胧的状态，我也许分不清，抚摸她的胸脯和抚摸温暖的小兔子的手感会有什么不同，可是在我现在的记忆中，确实记得当时产生过想要抚摸它的冲动。

她的白衬衫扎在腰带里面。蓝裤子，白鞋，胸前飘着鲜艳的红领巾。那时候这在中小学生中是种很流行的装束，拿现在来看，那确实也是一种符合审美标准的打扮。那时候流行过一句童谣叫“白布衫，蓝裤子，没等结婚大肚子”。我到现在也没有想明白：白布衫，蓝裤子，会和没结婚大肚子有什么关系？可是在当时，“没结婚大肚子”确实是个富有冲击力的词语。它简直是对旧道德和秩序的一种挑战和反叛。当时的孩子们为什么把这样的话琅琅上口，不厌其烦？孩子们在看着、追着漂亮女生，在后面嚷着这样的歌谣的时候，似乎还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快感。

女生赵爽的家在铁道附近住，离我家不远。那时班里的男女生互相之间都不太说话。要是常找女生搭话的，大家会说他赖，或是说他流氓。女孩子经常和男孩子说话的，会被人说成不正经。这在当时的北方城市里是个挺普遍的现象。说不清从什么时候起，我常常远远地躲藏着跟在她身后，怀着一种孩子们特有的、甜蜜的、偷偷摸摸的幸福，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。铁道旁高高的成群的松树林和它下面一簇簇苦叶的丁香树，不断地遮掩着她跳动的身影，让我烦躁而甜蜜地不断调整着视角，用我孩子气的黑眼睛捕捉着她。我甚至还有一次看到她四下里看了看之后，把书包挂在脖子上，两手拎着裤子躲进那片丁香丛里。心跳、慌乱、甜蜜、隐私、罪恶感，都在我停住脚步的一刹那涌现出来。让我口舌发干，胸口发痛。

我记得我看见树丛的缝隙下，她奶白色的、光滑的肉体，从那笨拙的、堆积着、褶皱着的蓝裤子里羞涩地裸露出来。在北方大地的阳光下闪烁着暧昧的光芒。她的光滑的、介于儿童和少女之间的、奶白的臀尖，让我感到紧张和不安。

女生赵爽蜷着的双腿，蹲在隐约的树丛间畅快地撒尿，任那些柔软的草尖在微风下舔着她稚嫩的身体。那种完全不同于男孩子的、隐蔽被动的姿势，在我童年的心灵中第一次勾勒出女孩子与男孩子的不同之处，让我觉出我和她之间的一种秘密，一种隐私，一种神秘的契约感。

那天，女生赵爽突然就发现了树丛中的我，她拎着裤子站了起来，红着脸瞪了我一眼，蛮横地问我：“瞎瞅什么？”

我慌了，说：“我没瞅！”

“你瞅了！”

“那我又不是故意的！我什么也没看着。”我有些恼羞成怒的意思。

“看我不告老师。”她说。

我吓坏了，顿时矮了半截。支吾了两句，撒腿就跑。她在后面跺着脚追我，追了一阵，我听到她在我身后咯咯咯地笑了起来，这才大大地松了口气，知道她是说着玩的。当时我刚刚加入红小兵，毛主席的红小兵偷看女生撒尿，显然是个极不光彩的事情，弄不好还会身败名裂。

那是我第一次朦胧地知道了还有一种与男孩子的世界完全不同的、更为复杂的世界。它由心跳、罪恶、甜蜜和快感组成。那是种巫术，会让人迷恋其中，不能自拔。那时候我就隐隐约约地知道：女孩子身上有种可怕的东西，比鬼魂和黑夜更令人畏惧。

四

我与女生赵爽，第一次拉着手走在路上，是一九七五年的那个黄昏。

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要比一般的男孩子早熟一些。现在翻看那个时候的照片，看到当时的我还是个完完全全的小毛孩子。小时候的我比现在漂亮多了。要不是头发短的话，一看就像是干干净净的漂亮女孩儿。眉清目秀，文雅可爱。若干年后的一个黎明，我做了一夜都是关于童年的梦，醒来的时候，恍如隔世。等我睡眼惺忪地走到镜子跟前时，忍不住吓了一跳，那是个何等可怕的面孔：没有朝气，暮色苍茫。儿时的影子荡然无存，一点儿也找不到相似之处。差不多所有后来认识我的人，看过我儿时的照片都会哑然失笑，他们谁都不会相信当年那个漂亮的小男孩儿会是我。

岁月是何等残酷，就像我看到奥黛丽·赫本在病逝前的照片，哪里还能看得出这就是当年那个活泼可人的罗马公主。岁月就是这么无情而又无形地消耗着人的青春，美丽，硬是把一个鲜活可爱的婴儿，变成一个行将就木、满脸皱纹的老人。我不敢想像我未来的岁月。这使我在看到所有的老人之后，都油然而生一种温柔的怜悯之情：再老的人也年轻过，再年轻的人也会老。

我知道我现在还没有老，可是我也知道，这样的日子快要来了，或是已经悄然而至了。它阴影一样笼罩着你，跟随着你，只不过，大意的我们还没有察觉到，捕捉到。等你一旦发现它，它就会像猛兽一样扑过来把你压倒在地，毫无同情心地蹂躏、嘲笑、愚弄、耍戏，让你在绝望、煎熬和痛苦中忍受和等待，直至把你送到冰冷的坟墓中去。

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思考过关于死亡和衰老这样沉重的话

题。那时候我还经常无缘无故地躲在被窝里偷偷地哭泣。我不知道别的孩子有没有过我这样的经历,我也不知道那到底是成长期必然会有失落感,还是一种我个人固有的病态。我的哭泣无缘无故,只是莫名地感到自己可怜。还无聊地把自己假设成一个无人怜爱的、捡来的孩子。在北方那些个没有尽头的漫漫长夜中,我经常一个人莫名地哭泣到天明。窗外是严寒的冬天,呼啸的北风就像我哭泣的声音,压抑着在心底盘旋。你不会听到它的声音,你只能感觉到它……

我问过女生赵爽,死是怎么回事?我们会老吗?

我还记得她当时说话时的表情,她说:“你怎么净想这些?我都害怕了!”

她说这话的时候,确实有些害怕了,就像兔子受到惊吓那样。清水般洁净的眼神中,掠过一丝恐慌和不安,流露出对未来岁月的忐忑和恐惧。

我有时候想,人在成长的时候常常感到莫名的恐惧,首先是对自己身体的变化产生一种不安和陌生感。有时还会厌恶自己,也厌恶一切跟自己有关的人。我想那时常常感到的不安和恐惧,现在看来简直像是对未来岁月的一种预感。

女生赵爽是个开朗的、早熟的少女。她文雅又淘气,在男孩子面前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。她大声地说话,开心地笑,落落大方地指挥我,命令我,引导我,简直是女王和海妖的化身。我在她面前锐气全无,任她欺负我,蹂躏我,把我变成一个没有智商,没有个性,只知道心甘情愿服从她的小奴婢。

有一次上学路上,她突然回过头来,朝我一笑,说:“我瞅你像个南朝鲜的小特务。”

我吓了一跳,吞吞吐吐结巴着说:“你才像小特务呢。”

她笑了起来:“你不敢和我一起走?”

“才不是。”